

我的 种菜歌

孙冰川微信随笔

孙冰川 著

地藏菩萨与马克思主义／庄子的“忘”的哲学
云在青天水在瓶／住在树上的鸟巢和尚／中国古代的针拨白内障
孔老夫子还是个懂马的大师／还记得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吗？
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怕帝国主义



中華書局

我的 种菜歌

孙冰川微信随笔

孙冰川 著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种菜歌:孙冰川微信随笔/孙冰川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16.10

ISBN 978-7-101-11885-8

I.我… II.孙… III.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25894 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我的种菜歌:孙冰川微信随笔 |
| 著 者 | 孙冰川 |
| 责任编辑 | 梁 彦 刘照旭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 9 $\frac{3}{4}$ 插页 2 字数 110 千字 |
| 印 数 | 1-1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11885-8 |
| 定 价 | 48.00 元 |
-

自序

在微信上发完第 99 篇随笔《周武王是怎么当皇上的》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按传统说法，可以算完成当初对朋友说要写 100 篇的承诺了。

记得是 2015 年 3 月底，我与老朋友王若竹，两家人一起出去旅游，途中聊天儿甚欢。若竹劝我，没事儿把过去看书积累的一些知识和感想，不妨写出来，在网上发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我有些动心。但那时我用的还是老式手机，不懂微信。回来后，4 月底，女儿强行给我换了个高档手机，教我什么是微信，什么是朋友圈。然后 4 月 30 日发了个钓鱼的照片，圈里朋友一呼应，自己开始觉得这玩艺儿挺有意思。5 月初，写了个《佛门之外看丹霞烧佛》的帖子，学着发朋友圈，又莫名其妙、弄拙成巧、歪打正着地建了一个群，一帮好朋友开始在群里聊东聊西，

热热闹闹，还起了个“门缝儿看佛”的名字，这才真正成了动力，继续写下去，以至于在写了七八篇后，加上个“冰川随笔”的名义。当时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，与若竹说要写100篇，并把这看成是对朋友们的一个承诺，没想到写起来是这么苦的一个差事。之后这几个月，搜索枯肠，苦思苦虑，翻书查书，熬夜码字，几次欲停难停、骑虎难下，真是个忧乐交加的随笔岁月。文章写得烂，难得朋友们心理承受力强，不挑食。现在，承诺基本完成了，心情静了，回头一看，又觉得哪有什么忧，全是乐，是“门缝儿”里的朋友和朋友圈里的朋友们给的乐，让我好像找回了当年年轻时的自己，又开始学着写点儿东西。真得谢谢朋友们！

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曾把写这些随笔说成“种菜”。这也事出有因。若竹在郊区有个别墅，号称常年居住，并开了个小菜地，在网上晒丰收的大南瓜彩照。想到他那悠哉游哉的活法，我羡慕死了。羡慕转化成嫉妒，嫉妒转化成牢骚，牢骚转化成文章，好像许多古人都是如此，我为什么不敢？所以我把写随笔也说成是“种菜”，并在“门缝儿”里发了个打油，曰：“读书如耕地，作文即种菜。一日收一棵，朋友圈中卖。品味或不足，自信无公害。赔本赚吆喝，只图心自在。”其实，这分明是有点儿死要面子活受罪！

这几天网上朋友们劝：“别停了，接着写吧。”

写这几个月，过了把瘾，挺好。我想：也对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再有题目，写呗，但不承诺而已。我把前段的心

情又总结了一首打油，叫《种菜歌》，还想按《诗经》的范儿来打油。杂糅煌煌然的《诗经》和下里巴的打油，这不是瞎掰吗？噫，玩儿呗。朋友们，请听我的《种菜歌》：

耕兮耘兮，畦而种之。灌兮溉矣，惜之护之。
忧其旱矣，忧其涝矣。忧其无得，心力瘁矣。
纷其花开，蜂蝶飞来。百日之成，冀其硕哉。
紫曰茄也，赤曰椒也，韭绿瓜黄，缤纷炫也。
筐盛于街，且行且唤。欲购君子，莫争贵贱。
羨彼有邻，别墅种菜。不问收成，悠哉游哉。

目 录

自 序 / 1

佛门之外看丹霞烧佛 / 1

拈花微笑与佛祖传法 / 4

达摩为什么去面壁 / 8

地藏菩萨与马克思主义 / 11

一副好对联 / 14

谁说共产党里没有真佛 / 15

庄子的“忘”的哲学 / 17

健忘症与不忘症 / 20

云在青天水在瓶 / 23

老僧闲 / 25

“胡说八道”文化内涵的猜想 / 27

布袋和尚的智慧 / 30

“释迦牟尼”是什么意思？ / 33

“有什么歇不得处？” / 35

关于“碰响头”的科技猜想 / 38

从要饭说到读书 / 40

上殿放屁遭贬 / 43

黑色幽默的断头故事 / 45

六一节献给天下老顽童、老顽婆们 / 47

什么叫“食斋” / 49

郑板桥真善人也 / 52

抬杠——佛门真的不杀生吗？ / 54

说说今日之“放生” / 57

蒲松龄说“俗不可耐” / 60

无事生非说“俗”字 / 62

大事、小事、真本事 / 64

“寻思去！” / 66

想得开就不妨终日忙碌 / 68

这才叫“盗亦有道” / 71

“先赏”、“后赏”与人才管理 / 73

《大风歌》与《还乡歌》 / 76

苏轼兄弟怎么起了这样的名字 / 79

中国古代的针拨白内障 / 82

再补点儿古代针拨白内障的事儿 / 84

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吗？ / 87

雍正废除腰斩之刑 / 90

佛道与中国的“孝道” / 92

白居易正经是个佛教徒 / 95	
住在树上的鸟巢和尚 / 98	
刘邦也有使小性子的时候 / 101	
从康熙禁止缠足谈起 / 103	
《诗经》读出个《东方红》 / 106	
我敢读《尚书》了 / 109	
读《诗经·二子乘舟》心情被伤 / 112	
什么叫“新转世活佛学习班”？ / 115	
从《韩诗外传》看用《诗经》治国 / 118	
所谓“兴勃亡忽”的周期率存在吗？ / 121	
“与人为善”之我见 / 125	
与人为善之眼善 / 128	
与人为善之耳善 / 130	
与人为善之鼻善 / 133	
与人为善之舌善 / 135	
与人为善之身善 / 138	
与人为善之意善 / 141	
袁世凯的皇后是个“外行” / 143	
读《夸父逐日》的遐想 / 146	
“大跃进”时的一番昏话 / 149	
我们现在怎样聊打苍蝇、轰麻雀 / 152	
佛教怎么改革成这样了？ / 156	
我们的读书与藏书 / 159	

亡国之君与亡国之因 / 162

孔老夫子还是个懂马的大师 / 165

颜渊也是个懂马的大师 / 167

秦始皇长什么样儿? / 170

馒头还真是包子 / 173

王林事件让人害怕 / 176

感叹李时勉的硬气 / 179

李寻欢像鲁迅么? / 182

《黔之驴》说的是谁? / 185

谁还再唱《一分钱》? / 188

陈抟老祖论睡觉 / 191

读颜驷不遇的故事 / 194

郑板桥为什么竹子画得好 / 197

袁世凯的金匱石室 / 200

讲团结不是件简单的事 / 203

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历史原型 / 207

吴趼人还是寓言作家 / 210

要养生, 千万别“堵”着过日子 / 213

都是一块羊肉惹的事 / 216

曾有个“文艺皇帝”叫李存勖 / 219

察言观色东郭子 / 222

中国古代怎么养鱼 / 225

古人钓鱼也讲哲学 / 228

晏子如何当地方官 /	231
老板请喝酒的时候 /	235
作为和尚的僧一行事迹 /	238
晏子与拆迁户 /	241
还记得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吗? /	244
《王子猷雪夜访戴》欣赏 /	247
看看这份和珅抄家清单 /	250
祝我亲爱的老母亲健康长寿 /	254
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怕帝国主义 /	257
杂谈给孩子起名字 /	260
其实介子推也没那么委屈 /	263
父亲说过的两句话 /	267
我住过的那条小胡同（上） /	270
我住过的那条小胡同（下） /	274
晒篇三十三年前的旧作 /	277
周武王是怎么当皇上的 /	280
大战在即说“淡定” /	284

佛门之外看丹霞烧佛

丹霞烧佛，是佛门中一个很著名的故事。《五灯会元》卷五“丹霞天然禅师”条中载，丹霞天然禅师在唐元和年间到洛阳的龙门香山寺，与伏牛和尚为友。一次去洛东的慧林寺，遇天大寒，就把堂上供的木佛拆下来烧火取暖。院主得知，厉声斥责曰：“何得烧我木佛？”丹霞天然禅师就用手杖拨那些炭灰，说：“吾烧取舍利。”院主曰：“木佛何有舍利？”丹霞曰：“既无舍利，更取两尊烧。”据说院主听了丹霞的话，当下大悟。

信仰佛教的人，对供堂上的佛像是极为尊重的，供香供果，顶礼膜拜，谁敢把它当取暖的木柴烧掉？丹霞就敢。为什么？因为丹霞是佛学大师，按佛学说法，这是“破除

世人执外间土木偶像为佛，不见自性佛之弊”^①。

在世俗的层面，佛教建寺庙、立佛像，某种意义上是为人提供一个修行以及宣示和展示信仰的环境而已。这些木雕的、泥塑的、石刻的佛像，究其实，还是木头、砖泥、石头，并不是佛祖本身。咱是唯物主义者，这点应该好理解。信佛之人进了庙堂，献花献果，烧香磕头，诚心唱经，实际上是把心中对佛教的信仰和对佛祖的崇敬，寄托到了堂上的佛像上，而并不是在对这些木头、砖泥、石头敬礼膜拜。这就是孔夫子讲过的“敬神，如神在”。禅宗历来讲佛即众生，众生即佛。这个佛，乃是指一个人的自性，修行，修的就是这个自性。佛性是慈悲的，天冷，烧点儿木头取暖，有何不可？至于佛祖，那是在咱心中坐着呢。

我可不是提倡进庙可以乱拆乱毁，这是宗教的圣地，应该尊敬。我自己进庙，心里能享受一种安静，但从不烧香磕头，从不以布施之名扔银子。我相信丹霞禅师烧佛一事中蕴藏的道理，佛不佛的，本不是花钱的事。佛教本来提倡的就是自食其力，上街托钵行乞，体验人间生活之辛苦，不是坐在庙里收钱。现在有很多和尚在靠信众布施而肥，而且肥得流油。要说花钱，我觉得，倒是庙里该多向社会上的贫苦之人布施些钱才对。

社会上常见有些号称行为艺术家的人，跑到街头闹

① 见陈义孝《佛学常见词汇》“丹霞烧佛”条。

市，搞些令常人难以理解的莫名其妙的小事件或怪造型，而且好像理解的人越少，这个行为艺术水平越高。咱不懂艺术，但总觉得丹霞禅师的烧佛，与现代派的行为艺术家们有点像，都是想要表达一种常人不易理解的理念。不过，行为艺术的表演都是精心策划的，不如丹霞禅师是随手拈来，显得真潇洒。

拈花微笑与佛祖传法

过去无知，可能是受小说《西游记》的影响，总觉得佛教里最高的佛就是如来佛；后来读书多了点儿，知道了如来佛在佛教里正式称呼是释迦牟尼；后来又知道，中国的佛教是从西土的印度传来，在古佛教历史中有“七佛”之称，释迦牟尼只是其中之一^①。不过，传到中国的佛教理论，主要是释迦牟尼这一派，所以中国佛教认释迦牟尼为佛祖。

佛祖的职位是通过在职佛祖自选接班人的方式代代传承的。佛门有个“拈花微笑”的典故，就是讲的释迦牟尼选接班人的经过。

① 按《五灯会元》一书所列，在印度古佛教中，释迦牟尼佛之前有六位佛，即：毗婆尸佛、尸弃佛、毗舍浮佛、拘留孙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叶佛（不是指释迦牟尼所传法位的迦叶）。释迦牟尼是第七位佛。

《五灯会元》载：“世尊在灵山会上，拈花示众。是时众皆默然，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。世尊曰：‘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付嘱摩诃迦叶。’”就是说，佛祖举起一支金波罗花，众皆默然，只有大徒弟迦叶微笑了。于是，佛祖指定迦叶尊者成为传人^①。

我没有想到，佛教博大精深，佛门人才济济，然而佛祖选人传位这么大的事，竟然如此简单，确实会让我们这些佛门之外的现代俗人摸不着头脑。但也没听说当时众僧们有什么不满，或要求搞民主投票选举，或者要求搞竞争上岗什么的。

还有，释迦牟尼说到自己的“正法眼藏”（即正宗理论）时，说这东西是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”，这事也费解。如果说佛教正宗理论本是“不立文字”，那我见到的浩如烟海的佛门经典典籍算什么？还说佛法是在“教外”传承，难道佛教的佛法传承，要到佛门以外去找接班人？

我向一位比我懂佛教的朋友提出我的疑问。这位朋友虽不是佛门中人，但阅历丰富，爱琢磨事，常发些“不羁之论”。我估计这事他肯定也琢磨过。朋友故作深沉地说：“不必钻佛教理论，只要比较当世之事，就可知佛祖做法的道理。”我洗耳恭听，记下他的解释：

① 拈花微笑故事，见《五灯会元》卷第一“释迦牟尼佛”条。

一个，释迦牟尼传的是“法”，不是“位”。这个“法”，不等于已经形成文字的“理论”，而是指佛教理论的“真谛”，或用现在的话说是“精髓”。就好像马克思主义，谁能说把马克思的书籍全都看了，就能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和精髓？中国革命历史上，领导人中据说王明读马克思的书最多，但当了掌门，却把革命路线领了个左倒右歪。反而是毛泽东，马克思的书读不多，据说连《资本论》也没读过，却最终领导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的第一场成功。原因就在于，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，是在马克思全部著作的文字中找不到的。这不是靠书读得多，而是要靠悟性。所以说，那个“不立文字”，乃相对而言，是在强调文字的局限性，强调对理论精髓的悟性。

再一个，是“教外别传”。这个教外，不是指佛教宗门之外，而是指宗门内对自己的佛法已经形成的常规理解之外。释迦牟尼认为，佛法理论的传承，必须是在创新和发展中传承。上上下下只会众口一词地重复已知的现任佛祖的认识水平，这就是僵化。思想认识的僵化，只会造成事业的停滞，甚至在与社会不断发生发展的新生事物对抗中无可奈何地遭到失败。这与“不立文字”的意思本是相通的。

朋友说了半天，我的脑子有点儿乱，怕他把自己绕进去。难道佛门里的事与我们现时世俗世界里的事，竟能如